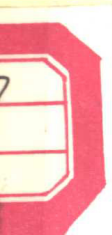




公主的镜子

蒋星煜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公主的镜子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插图 吴永良

公主的镜子

蒋星煜 蒋金燕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
(杭州龙驹西路)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000 印数41,201—62,2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2版

1984年10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330

定价：0.64元

吴 强 序

蒋星煜同志从事史学、历史文学和古典戏曲等研究、著述多年，刻苦勤奋，颇有成绩。这部短篇历史小说集，则是他和他的爱女蒋金燕共同的著作。其中，有些是他写的，有的是金燕写的，有几篇则是他们父女二人合写的。星煜文笔朴实而流畅，金燕青出于蓝，亦不尚浮华。我读了她写的《多此两举》等篇，觉得文章的遣词造句，叙述故事，描绘形象，皆似细针密线，一丝不苟。只读过一年初级中学的青年，能写出这样的历史文学作品来，可以想见，她在自学中是如何刻苦，在文学道路上是如何努力上进的。

近几年来，短篇小说有很大的发展；写短篇历史小说的，却是很少。星煜、金燕父女致力于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培育这样一株花，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赞赏。

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写出感人的作品来，是我们所渴望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同样地有价值。我赞赏星煜、金燕父女的这部短篇历史小说集，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做出更多更出色的成绩来，也希望大家对短篇历史小说这株花，给予热情关注。

陈念云序

继《历史故事新编》之后，蒋星煜同志的又一本历史小说集——《公主的镜子》出版了。相信它象《历史故事新编》一样，定能博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

也许是历史知识贫乏的缘故，我是很爱读历史故事、历史小说这类文字的。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爱读；林汉达先生用现代口语编写的历史故事，爱读；星煜同志的历史小说，也每篇必读。为什么呢？有两点：一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而又有故事，有情节，饶有趣味。二是读后有所得，可以增长一点历史知识。有些历史事实过去虽也略知一二，但经“艺术的再创造”，更易于接受、理解、记忆。

星煜同志的历史小说，应该说是很有特色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故事，而是常常选取一个历史事件，历史的一个片段，或某一侧面，敷衍成章。它采用文学的手法，刻划人物的形象，反映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生活，仿佛是京剧、昆曲中的折子戏一样。

据我了解，星煜同志写历史小说，还讲究点现实针对性，以古人为鉴，让读者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就拿这本集子里的几篇佳作来看，无论是左光斗的正直无私、爱才若渴，或者是田穰苴的军纪严明、执法如山，以及过百龄的锲而不舍、自学成才、攀登棋坛高峰，秦景明的既刻苦读书又

不唯书、勇于探索、创造出新医术，等等，都具有现实意义，且写得生动感人，读后兴味盎然，使人久久难忘。

历史学家吴晗同志，生前曾经有感于广大群众历史知识的缺乏，说：“要有效地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对现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刻的认识，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普及历史知识是我们历史学界极端重要的任务。”党的十二大文件也强调指出，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星煜同志也许就是抱着这种“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的责任感来写历史小说的。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十多篇作品中，有一篇出自星煜同志的女儿之手，有两篇是他同女儿合写的。看来，星煜同志为普及历史知识，不仅自己勤写多写，还培育新苗，让这项工作后继有人。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他可说是克尽厥责的。

星煜同志写历史小说，既坚持使基本事实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按文学作品的要求，有所剪裁，有所加工，不求使所有的细节都符合史书的记载。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可取的。它同普及历史知识不会有多大的矛盾。回想我自己，开始接触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我们祖国的历史，就是从读《三国演义》等小说引起的。不少同志恐怕也有类似的体验。

六十年代初，星煜同志应《解放日报》之请，写了一篇“历史小品”：《李世民与魏征》。发表后广大读者拍手叫好，但却触痛了一些人的神经，结果招来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非议和指责。十年动乱期间，文字狱遍于国中，星煜同志于是被扣上了“影射、攻击”等吓人的罪名，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在那个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我同星煜同志成

了“棚友”。星煜同志是个心胸坦然的人，白天强劳动，挨批斗，晚上照样抱着书本读，埋头伏案写，没有让宝贵的光阴白白流逝。想到这一点，我对星煜同志满怀敬意。

话似乎扯远了。归根到底只想说明一点：党一直希望历史工作者为普及历史知识作出应有的努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需要各种历史知识读物，包括这样的历史小说。希望星煜同志在从事他的专业之余，继续多写这类文字。也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工作者来写这类文字，让祖国历史的知识普及更普及。

钱英郁序

星煜同志要我为这本可爱的书做序，经过一阵犹豫之后我答应了。

为何犹豫呢？因为自己思忖在历史知识方面实在学得太少，没有资格来推荐这本有益的书，担戴这份信任恐怕会使作者和读者失望，感到有点惶恐。为何又答应了呢？对星煜这个不喜欢为自己吹喇叭的苦读饱学之士的著作，只有略知他为人治学的内情的我，有义务替他宣传宣传。

他的苦读，是我所知道的少数做学问的人中间比较突出的。随便举个例子，他曾经连续六年用全部时间自朝至暮地博览群书，又曾用恭楷把《史记》和《明史》誊写过一遍。这种为学的毅力和恒心，这样脚踏实地积累资料，不是难能可贵的吗？！我看在年青的朋友中提倡这种用功读书刻苦钻研的风气，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更应该如此。经历过旧社会沧桑的星煜并没有因苦读而成为书呆子。大凡真正有学问和素养的学者往往是通达人情世务又不屑为个人的名利地位去钻营的。我最敬重这样的学者，不仅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钦佩和欣赏他们珍惜自己的年华，不愿意同流合污或随波逐流的性格。我

013835

最鄙弃那些到了晚年还投机取巧妄想幸进的人。作为历史学家，星煜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明史他更有研究。就因为他“恃才傲物”，在那个时代就生活得很不如意，他只有钻进书籍中去自得其乐。他参加革命工作是由我经手引进的，屈指也有三十多年了。也因为不善于鉴貌辨色，始终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普通研究人员。我喜爱星煜的正直不阿的人格。也许这也是他热心替海瑞立传的原因吧。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日子对于他是并不好过的。连一向器重他的刘厚生同志，也常常为他的有才能反受到压抑而惋惜。然而他居然坚挺地不带伤痕地走过来了。近几年来，“春风又绿江南岸”，学术界处于百家复苏和英华向荣的状况。积学数十年的星煜仿佛突然怒放的莲花，在和畅的惠风中散发幽香，摇曳生姿，虽然花开得稍许迟了一些，但终究是开放了。

前两年我看到星煜为国内外许多报刊杂志写了文章，其中历史小说占一定比重，我还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我曾经倚老卖老地劝他是否“收一收”，把精力集中到一两门专题上去，譬如把《西厢记》的研究搞到底。其实，他写历史小说是数十年治史的水到渠成。这既满足了中青年对历史知识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又通过这些故事寄托了作者对于为人处世的思想和看法。他的历史小说，看过的人都认为与众不同。不同在哪里？过去我也没有深思过。现在想想，不同就在：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为影射什么才写，从人物出发而不把古人“现代化”。这两点粗看起来也不过是常识问题，老生常谈，要做到它却不容易。例如《棋坛国手》中塑造了一个圆棋神童过百龄，从小聪明懂事，是把自己的人格和棋格都看得很重的小人物；《秦景明的医术》中表现了一个自学医

道成才而又虚心寻师访友，博览典籍，治病不拘成法、勇于探索的“江湖郎中”，《张敞画眉》中突出了张敞勤政爱人，不欺君，专于情，仇嫉邪恶，不畏权贵的风骨；《左光斗与史可法》中歌颂了左光斗爱才若渴、提携后生的远大目光和深厚的情怀；《赵奢与赵括》中描写赵奢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和洞察他的致命弱点，赵王以奖掖新生自命，不知人而乱任，赵奢培养青年的办法未能实行，而赵王的拔苗助长却断送了赵括这个将门之子，坑害了四十万大军，弄得几乎国破家亡。这些作品可以使人们感受到各种各样深刻的寓意，能启迪人们的智慧，开拓读者的思路，对于青年更是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可以说他所写的历史小说都具有鲜明的以古为鉴的特色，不违背史料而且写来生动有趣，富有生活气息。

写到这里，做序的任务似乎已经差不多了。还想顺便谈谈我与星煜之间的交往。我们相识三十多年，同在戏剧方面工作，却长时期不在一个单位共事；经常见面也只招呼一下了事，碰到我正事忙，连必要的礼貌也免了，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倒是他念念不忘故人之情，出了新的著作就题赠给我，那种拳拳之意当时并没有被我所理解。也就是近二三年来我有机缘向学术方面转移而重操旧业，出外讲学和家居读书的时间逐渐增多，和星煜的关系也进了一层。值得怀念的是今年初夏我俩不期而遇同被邀去安徽的蚌埠、阜阳、合肥等地巡回讲学，他讲历史剧和历史人物，我讲导演学；两人同宿同食同讲同游，“四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达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事有凑巧，到了今年秋天在江西举行汤显祖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我

俩再一次不约而同在去南昌的车厢中碰头，到了南昌又是同宿同食、共同主持一个小组的学术讨论、共同交换有关汤显祖的见解和互相评判对方写的论文，感到分外的亲切，彼此的了解又向纵深发展，友谊也愈加巩固了。这也就是他这回信托我写这篇序的近因。我之所以要讲这番题外的话，无非想表达一种心情，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恢复了正常，这是付出沉重代价得来不易的崭新天地。没有这样的形势就不可能出版这本历史小说，也根本不会有我这篇并不高明却自认为充满真情的序。

蒋金燕是他的女儿，我接触不多，看来性格和文笔和星煜有近似之处。有趣的是他们父女二人合写了《赵奢与赵括》，星煜大概不会用拔苗助长的办法去培养他的女儿。这也不是我故意说什么怪话。这个小姑娘是有一点怪的，她读得最熟的一本古籍既不是唐诗、宋词，也不是《史记》，竟是《孙子兵法》。在写作上，她将来也许会出奇制胜吧！

钱英郁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内容提要

蒋星煜同志的历史小说以它所特有的风格博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是作者的第四本历史小说集，收集了十五个中、短篇。其中有两篇是蒋星煜同志和他爱女金燕合写的。这些小说，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描绘了上至国王、公主等朝廷显贵，下至市井的优伶、“江湖郎中”等众多的历史人物。他们之中，有专心学艺，勇于探索的围棋国手；有勤政爱民，不欺上，专于情，不畏权贵的地方官吏；有胸怀大志，不计名利，以身作则改革社会风气的贵族公子；有知人善任，破格奖掖提拔后生的草识之士等等。这些故事寄托了作者对于为人处世的想法和看法。语言也自成一格，较为确切地反映了历史风貌。

目 录

拜将	(1)
仇孟衣冠	(14)
挂剑	(25)
赵奢与赵括	(42)
甘罗	(54)
张敞画眉	(75)
汲黯救灾	(82)
公主的镜子	(89)
多此两举	(120)
白居易拜师	(130)
秦景明的医术	(143)
刘伯温被迫成“仙”记	(151)
少林和尚的倭刀	(163)
左光斗与史可法	(174)

棋坛国手 (182)

刘邦、萧何与韩信 (192)

张瑞告老还乡 (200)

后记 (209)

拜 将

齐国自从任命晏婴为相国以后，和鲁国的交往也比以前密切多了。男耕女织，出现了几年承平的景象。

对于晏婴，齐景公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他深知晏婴确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且又对自己一片忠心，并没有什么野心。照理说，这样的局面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大夫庄贾心里却很不舒服，他是专门靠向齐景公献媚阿谀而爬上高位的人，他把晏婴看成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他觉得，在齐国，景公之下，应该轮到他大夫庄贾了，晏婴早就应让出相国之位了。

晏婴是个很聪敏的人，对于庄贾究竟是何等样人这一点，他完全了解。庄贾经常陪伴齐景公寻欢作乐，进些谗言，晏婴也不无所知。只是看到对大局影响还小，而且齐景公对庄贾就如对最宠爱的姬人一样疼爱。晏婴感到要办庄贾的话，不能草率从事，因为弄得不好，也许会发生一场动乱。

西方的晋国和北方的燕国一直把齐国看成是挂在嘴边的一块肥肉，随时随地都想一口吞下去，不过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罢了。如今看到齐国朝廷里面乌烟瘴气，据说公孙捷等三员勇将也都死了，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就决定各自分兵两路，会攻齐国。

齐景公得知晋国、燕国已出兵来攻的消息，好象冷水从天灵盖上直浇下来一样，惊慌得不知所措，似痴似醉，一直到午夜才清醒过来，立即宣召晏婴进宫。

晏婴说：“晋燕久有亡我之心，此番兴兵前来，自然要严阵以待。”

齐景公说：“此言甚是。唯公孙捷等均已作故，三军虽勇，不可无将。是以我心甚忧。”

晏婴说：“边报我也已得知，恐惊扰大王安眠，故未敢进宫求见，应召始来。此事微臣已作过反复考虑，不知是否周详耳！”

听到晏婴这样说，齐景公的面色才从苍白渐而变成微黄，紧绷着的肌肉稍为松弛了一些，他的心也不象刚才那样剧烈地跳动了。他对晏婴说：“爱卿真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啊！莫非你已对大将人选作了一番深思熟虑？”

晏婴说：“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言之重矣！古之伊尹、姜尚，或可当之无愧。微臣望尘而莫及。大将人选，我则确已物色到了。”

齐景公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卿已为寡人选就大将，寡人无忧矣！所选何人？莫非大夫庄贾乎？”

晏婴听到这番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深知齐景公为人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庄贾既然对他天天歌颂阿谀，他把庄

贾当作有天大本领的人，完全合情合理。现在军情紧急，他不想和齐景公多谈庄贾的短长，就把自己的打算三言两语说了出来：“臣所保荐者为田穰苴，其人不肯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一官半职，索居于东海之滨久矣！”

田穰苴，这名字从来没有听说过。齐景公一下子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当然他也知道晏婴不仅办事严肃认真，而且颇有知人之明。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决不会开玩笑的。但是，晏婴竟然没有保荐庄贾，而保荐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什么田穰苴，他自然大出意外，所以就楞住了。

晏婴看见齐景公未置可否，又问道：“大王以为田穰苴不堪当此重任乎？”

齐景公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寡人并无此意。唯田穰苴其人素昧平生，难置可否，其器其才，较之爱卿，孰长孰短？请卿一一如实告我。”

晏婴说：“折冲交涉，辩陈利害，田穰苴不如微臣。扬威疆场，克敌制胜，微臣不如田穰苴。”

齐景公说：“何以寡人迄未听闻此人？”

晏婴说：“微臣偶尔与大王共议朝政，为时不多。大王所见者庄贾之面，所听者庄贾之言，所食者庄贾贡献之珍馐，所爱者庄贾引进之绝色佳丽，当然听不到田穰苴的名字矣！”

齐景公很不高兴地一挥手制止了晏婴再说下去。他恶狠狠地说：“好了！事情哪里会如你所说这样严重呢！不知道庄贾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晏婴说：“当然，国有良将而不能用，微臣身为相国，职责难逃。今日之保荐，亦为微臣赎罪之计也。”